

# 爸爸爲了我，和十幾年的老友鬧翻了

記得我上高中的時候，有一段時間變得比較叛逆，有時候會跟幾個女同學在外面玩到半夜才回家。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，有關於我的閒言碎語就開始在鄰居中散步開來。那時候我爸爸有一個很好的夥計，經常來家玩，後來不知道爲什麼就沒有再來過了。當時我還很好奇，問爸爸，爲什麼他那個夥計都不來家裡玩了。

爸爸沒說什麼，只是有點不高興地說：“人家忙。”

直到很多年之後，弟弟才告訴我，原來那個人在爸爸面前說我行爲不檢點，爸爸聽了暴跳如雷，就把他攆走了。

聽了弟弟的話，我當時就紅了眼，我爸爸那麼愛面子的一個人，但爲了自己的女兒，居然跟自己多年的老友絕交，著對於我來說，已經是一種比大海還要深處的愛了。

世間父母有萬千，愛也有萬千，有的父母含蓄，有的熱烈，無論以何種方式，愛自己的孩子的父母還是比恨自己孩子的父母要多得多。雖然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，幾乎所有的父母都會暴跳如雷，責罵來棍打，但遇到大事大非，父母還是會站在子女這邊，無條件支持他們的。

至少我周圍的父母都是這樣的。

同學有一個正在上幼稚園大班的女兒，最近參加了一個什麼明星比賽，需要投票來決定排名。於是他便連續一個星期在朋友圈里拉票，賣力程度，讓我不由自主地感歎，真的是父愛如山。

同學是國內某個知名品牌鋼材的代理商，每天的工作都很忙，平日甚少發朋友圈，是一個生活充實而且思維理性的男人。但他爲了女兒，卻可以做出這種被很多人看不上的行爲，目的就是圓女兒“小明星”的夢，哄小女孩樂一樂。

生活中，有不少人是不願意這樣做的，就好比如我。去年我侄女的幼稚園也搞了一個什麼畫畫比賽，要求家長進行投票。我弟媳婦叫我投票，我投了，然後她讓我轉發並呼籲其他朋友來投票，我就不願意了，因爲我從沒有在朋友圈求過點贊或者拉票，

覺得那樣會降低自己朋友圈的質感。我也不知道這樣是不是裝逼，反正我就覺得這是一種相對土氣的行爲。

弟媳婦一直在家裡帶孩子，所以她朋友圈發任何有關於孩子的資訊我都不覺得奇怪，因爲這才是一個家庭主婦的日常呀。可是如果是我同學那樣的，我就有點奇怪了，不是說，但凡有點品味的人，都會拒絕的這種行爲嗎？

還是拉票這種行爲，跟本與智商、情商、品味毫無關係？而是與愛不愛、交情好不好有關？

愛的人，做什麼都可以；熟悉的朋友，再Low的忙也願意幫。

一談到自己的孩子，很多父母就會好不猶豫地丟失底線和所謂的品味，爲了愛自己的孩子，父母們真的願意傾其所有，所能付出的，比自己想像中的還要多。

我在想，假如以後我也要爲我的孩子拉票，估計我也會厚著臉皮，一遍又一遍地去求人吧。

投票不過是舉手之勞，與其它的付出相比，根本不足一提。

小時候，他們含辛茹苦把我們養大，我們長大了，他們也老了，但還是在默默地我們付出，要他們對孩子的困難就手旁觀，是很難的。

朋友的堂哥當年結婚，要買房子，首付還差十萬，把能借的人都借了個遍，還是差幾萬。只好回去問父母有沒有辦法。其實堂哥是不願意麻煩父母的，因爲家裡實在是太窮了，就靠著伯父伯母打理的幾百畝果園，撐起了整個家庭，供堂哥和堂姐讀完大學，可以說是相當的艱辛。

饒是如此，當聽說兒子買房子還差幾萬塊時，他們還是厚著臉皮問周圍的親戚朋友借錢，然後因爲之前的舊債還沒有還清，當然是吃了許多閉門羹和聽了許多難聽的話。

有人當眾笑他們：“沒錢還沒什麼房子呀，先把債還清再說吧。”

還有人甚至說：“你兒子這麼不懂事，真是難爲你們了”

種種閒言閒語，甚是難聽。比作一般人，肯定會掉頭就走，借就借，

不借算數，沒有必要出言不遜。

可是沒有辦法，眼下的確需要用錢，於是伯父伯母只好陪著笑臉跟他們解釋：“錢我一定會還，孩子也不是不孝，只是他剛畢業沒幾年，手上錢確實不多，現在大城市房價。

一天一個樣，再過幾年恐怕更買不起了，所以我現在能幫就幫。你放心，我就算是做牛做馬做豬做狗都會還你錢，再不濟，我們家還有幾百畝荔枝樹呢。”

親戚嗤笑：“荔枝樹？現在荔枝兩塊一斤都沒人要，除掉人工和肥料錢，你能賺多少？”

伯父伯母臉色不好看，但爲了能借到錢，依然陪著笑臉，最後好說歹說，才借到了兩千塊。

你看，人窮的時候，自尊就是這樣的不值錢，爲了一點點錢，任人侮辱。可如果是爲了自己的孩子，受一兩句冷言冷語又算得了什麼？事實上，父母爲孩子付出的愛，遠遠不止這些，有些人，甚至是用生命在愛著自己的孩子。

曾經在網上看過這樣的一條新聞：

江蘇有一個男孩子，大學畢業剛參加工作沒多久，就不幸地發現自己患上了尿毒癥，必須要換腎才能保住性命。換腎得等腎源，除此之外至少要花二三十萬的醫療費。經過檢測，媽媽和爸爸的腎都符合移植的要求，但是考慮到爸爸是家裡的經濟支柱，媽媽覺得捐出自己的腎。其實那時候



她已經快65歲了，由於長期的操勞，已經滿頭白髮皺紋滿臉。但爲了挽救兒子的生命，她願意承受更多的艱辛和痛苦。

其實我一點也不驚訝於媽媽這樣的付出，因爲對大部分的父母而言，能做出這樣的選擇是很正常的，不要說一隻腎，就算是犧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辭。

因爲感覺到父母的愛，長大以後，我願意遮罩他們曾經的粗暴和疏忽，然後留下的全是他們對我的好。我是如此的幸運，他們沒有重男輕女，甚至很少主動跟我們要錢花，生活中從來沒有麻煩過我和弟弟，甚至在我有弟弟有需要的時候，還能伸出援手，他們總是說，只要我們過得好就行

了。

我和父母之間沒有轟轟烈烈的大事，但是我知道，他們是愛我的，就用這樣的一種方式，在爲我們付出。

現在很多人都說，我們要努力，成爲合格、不給孩子添麻煩的父母，其實回頭看看我們自己的父母，就會發覺，父母爲我們付出的，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多，他們在背後爲我們默默付出了多少。

總是想起孟郊那首《遊子吟》：慈母手中線，遊子身上衣。臨行密縫，意恐遲遲歸。誰言寸草心，報得三春暉。

長大了，請好好地愛我們年邁的父母。

## 瘋狂的代言

老朱還不到40歲，頭髮就快掉光了，以至於生活中經常鬧笑話，不是被誤以爲是退休人員，就是被當成個黑社會敗類。老朱正爲自己的“絕頂”煩惱，沒想到好事來了。

老王是個推銷生髮水的業務員，但遲遲打不開銷路。爲了增加說服力，公司決定上電視打廣告，這就要找個活生生的“樣板”。那天，老王在街上一眼看到老朱鋸亮的頭皮，頓時感到自己的貴人出現了。

老王拉住老朱，如此這般，許以重金。老朱一聽自己竟然要爲生髮水代言，有些哭笑不得：“我正爲生不出頭髮發愁呢，你卻要我裝作爲生出了頭髮而高興，這不是趕鴨子上架嗎？”老王一笑：“你大概不明白我的意思。你只需要扮演一個爲謝頂煩惱的人，而爲頭髮重新茂盛而歡呼的人，我們會另請高明的。”

看在錢的面子上，老朱答應了。由於是本色演出，老朱幾乎毫不費力就拍完了屬於自己的那一段廣告鏡頭。

不久，老朱就在電視裡看到了自己出演的那個廣告。令他大跌眼鏡的是，扮演由於頭髮新生而欣喜若狂的那個人，竟然是老朱的弟弟朱二。朱二跟老朱雖然不是雙胞胎，但外形畢竟有幾分相似。老王還真下了功夫，真不知他是怎樣聯繫到朱二的。

廣告播出不久，老朱的新煩惱就來了。有個人叫老張，在街上認出他，就質問老朱：“你不是在電視裡說生髮水有奇效的那個人嗎？怎麼你的腦門還是這麼亮呢？”老朱只好撒謊說：“你認錯人了，電視裡那個人是我弟弟，不是我。”

這個皮球踢得天衣無縫。老王的手藝水賣得挺好，雖然後來不斷有人反映效果並不怎樣，但老王的真金白銀已經揣進了褲兜，朱氏兄弟也是毫髮未傷。

大概是嘗到了甜頭，不久，老王又來了，說現在他推銷的產品裡增加了一個脫毛膏，也想請老朱代言一下。老朱愣了：“脫毛膏基本上是女人才用的東西吧？我怕是無能爲力……”老王得意地一擺手：“你的思路太狹窄、太僵化了，難道創意就不能誇張一些，大膽一點？”原來，老王的點子是：讓朱二“誤用”了脫毛膏，結果頭髮大片大片脫落，一眨眼，茂密的頭髮成了老朱的光頭……

“你想，歪打正著，這更能說明脫毛膏的強效啊！”老王躊躇滿志地說。

老王出了比上次高一倍的酬金，哥兒倆不能不動心，於是，老朱和朱二這一對“黃金搭檔”重裝上陣，又給脫毛膏代言了一回。

這一次，老朱做好了思想準備，碰到有人追問脫毛膏的事情，他就承認自己是給生髮劑做廣告的人，當然，碰到有人質問生髮水的事情，他就改口說自己是給脫毛膏代言的。朱二的想法跟哥哥一樣。

真是冤家路窄。那天，老朱在街上又碰到了老張。老張氣急敗壞地對老朱說：“你這小子！竟然做虛假代言，坑害消費者！”老朱忙說：“你認錯人了，我上次不是告訴你了嗎，給生髮水做廣告的，是我的弟弟。”老張說：“可是我看到你在脫毛膏的廣告裡出鏡了！”

老朱早有準備，痛痛快快地承認了：“是啊，怎麼了？”

“啪！”老朱臉上突然挨了一個耳光，只聽老張氣呼呼地說：“你知道我的毛病在哪兒嗎？我是頭髮嘩嘩的掉，汗毛卻噌噌地長。我看了你們的廣告，於是先後用了脫毛膏和生髮水，可是竟然沒有一個見效的！昨天，我已經教訓了那個給生髮劑做廣告的人，今天輪到你了……”

## 六孀說媒

六孀是個資深媒人，爲人熱心，很受村裡人敬重。

這天，她從外村回來，在村口見著人就說，有個姑娘相貌美，天分高，是她這輩子見過的最好的姑娘，要趕緊把這姑娘介紹到村裡來。

這事兒傳得很快，六孀到家不久，喬志就提著兩瓶酒來了。

喬志是個建築工頭，他兒子三十歲了，有房有車，可就是沒有女孩子願意上門。喬志一聽到六孀這兒有個好姑娘，便趕忙來找。

不料六孀對酒視而不見，也不開口，反而上上下下地打量他，看著看著臉色就暗了下來。這下喬志慌了，問：“六孀，怎麼了？”

六孀冷冷地說：“你別看我只是個農村婦女，但這些年一直爲十裡八鄉的男女牽線搭橋，連咱們的鄉長都敬我三分。你一個腰纏萬貫的老闆，就這麼禰頭背心、赤腳拖鞋地過來，是不是看不起我啊？”

喬志著臉說：“六孀，您想多了！”六孀又說：“那我問你，你去鄉長那裡也穿這身？談生意也穿這身？”

喬志硬著頭皮說：“還不是因爲官場和生意場上的規矩多嘛！”

六孀冷笑道：“官場和生意場上有規矩，我六孀這裡也有規矩，破衣爛衫的，該牽線的我也不牽！”

喬志無奈地說：“六孀，我回去換件衣服再來。”六孀這才把目光轉向酒瓶，皺著眉頭說：“把酒帶走，六孀不差你這兩瓶酒！”

從六孀家出來，喬志心裡十分窩火，以前也沒聽說六孀有什麼規矩呀，今天是怎麼了？

回到家，喬志穿上西裝，打上領帶，又穿上鏗亮的皮鞋，再次來到六孀家，先遞了一個大紅包。六孀伸手接過，樂呵呵地說：“這樣才是大老闆的范兒。”

喬志想說自己來的目的，被六孀一抬手攔住了，說：“我心裡有數，給你介紹兒媳婦，不僅要有好相貌配得上你兒子，還要有好天分，將來能在生意上幫襯一把，讓你放心享清福。”

喬志一伸大拇指，佩服地說：“六孀，你像鑽我心裡看了一樣。對了，就你今天早些時候說的那個姑娘就行。”

喬志以爲這事兒就算定了，可沒想到六孀又提要求了，說凡是來求她說媒的，必須



是家中輩分最高的長輩，這樣才算是對她的尊重和誠心。喬志聽了，心裡有些奇怪，但嘴上還是趕忙答應：“好的，我這就回去跟我爹說。”

喬志的父親喬大爺一個人過，住著兩間老房子，雖然離喬志的房子不遠，但喬志忙，平時很少去。喬志一進門，見喬大爺正光著膀子淘米。喬志說明來意，喬大爺二話不說，甩了甩手上的水，抓起一件破褂子，邊披邊往外走。喬志急忙攔住說：“你穿這身去不行，六孀那裡有規矩，得穿好一點的。”

喬大爺愣了愣說：“我就這一件，咋辦？”喬志說帶他去鎮上買。

很快，喬大爺換上了新衣服，直奔六孀家。等他從六孀家回來，喬志急巴巴地問：“六孀怎麼說？”

喬大爺高興地說：“我一去，六孀就給那個女孩子打了電話，對方一聽我們家這麼好的條件，當即答應見面。只是，女孩子非要在這兒見面……”

喬志立刻吼道：“不行！你看看你這裡……像什麼樣？”喬大爺說：“我當時就說不行，可六孀不同意，要不你再去跟她說說……”

喬志再次來到了六孀家，說希望把見面地點換成自己家或是飯店。六孀說：“那我再打個電話問問。”六孀打完電話後告訴喬志，姑娘不願意換地方。喬志還是堅持要換

說可以用車接送。六孀卻說：“不能接，接來成不了，不丟你大老闆的面子？”喬志想想也是。

六孀意味深長地說：“丟面子的事情，六孀是不會讓你幹的，除非你自己願意幹。”喬志聽了心中一驚，似有所悟。

六孀接著又說：“如果喬老闆覺得爲難，就推掉，另找一個吧。”

喬志忙說：“別，就這個！晚幾天再見，我先把老家的房子收拾一下。”

一出六孀家門，喬志就打電話叫人去把喬大爺的老屋加固、翻新。走到老屋，喬志讓喬大爺趕快往外搬，說工人馬上就到。喬大爺趕緊擺擺手，對喬志說：“不用那麼大費周章，把窟窿堵上不漏雨就行……”

喬志和顏悅色地說：“爹，翻新和堵窟窿差不了多少。”

翻蓋屋頂、鋪地、刮膩子、買傢俱？沒過幾天，兩間老屋就變成了新房。看著大夥兒忙進忙出，喬大爺心裡樂開了花，以後他再也不用擔心兩天漏水了。

完工的當天晚上，喬大爺就來到了六孀家，告訴她，家裡房子弄好了，可以讓姑娘上門來了。喬大爺還說，喬志最近像換了個人似的，不知道發生了什麼。

原來，之前喬大爺去找喬志，說他住的房子漏雨，喬志一聲不吭。喬大爺心裡憋著苦，就找人說道，正好被六孀聽到了，便想了這個轍轍喬大爺。

六孀把事情經過告訴了喬大爺，接著拿出一個紅包，說：“你兒子給的，稱肉買魚，夠你吃一陣子了。”

喬大爺聽了，感激地說：“你不光會說媒，還會說孝……”